心海微澜

风过走廊

■余金荣

日光淡淡泛白。走廊很长，人走在里面，心也慢慢静下来。但今天的光里似乎掺了点别的，轻得说不清。

早晨的课，是听与说。七班素称好班，那天却格外静。我点一个名字，满心以为会等来一串漂亮句子。他喉间滚了滚，只出来“nice”“wonderful”。圆润，但空心。倒是八班，角落一个男生开了口，说了几句真心话。话不长，是自己的。我听了欢喜，郑重地夸了他。

下课，手机消息一条接一条：安全教育直播要催，这个家长要孩子回电，那个家长要孩子取件，科任老师说电脑打不开。密密匝匝，像教学楼后那排细叶榕的叶子，一片片落，不重，却落个不停。我竟生出“要会分身就好了”的妄念。到这个年纪，班主任三个字，确实磨人。

夜里，风还是凉的。

晚自习，我自后门轻轻进去。一个男生头几乎埋进抽屉。我抽走他藏的书——《十宗罪》。那是我素来不愿学生碰的。书收了，人叫到走廊。

走廊对面是植物园。风送来草木气，盆架子味道很冲，还夹着高中部食堂若有若无的炸鸡味。我还没问几句，他的话就像水一样漫出来，止不住。他说母亲管得严，手机一次只给十分钟。小学和初一，他原本成绩极好。初二开始顶撞，像报复谁似的玩手机，通宵。初三功课难，跟不上，父母斥骂成了家常便饭。他说着，手插裤兜，脚下无意识地搓着地板，眼里有怨，也有茫然。

他说他休过学。父母责备，亲戚冷眼，一层层压下来，喘不过气。只有读大学的姐姐偶尔来电，温柔劝他。后来父亲一句“你肯定考不上高中”，刺了他。他去机构狠补两个月，竟也考上一级达标高中。如今在奕聪中学，手机交给我了。可夜里还是常睁眼到深更，课堂神游，晚自习作业拖到最后才交。

他一直在说家庭留给他的伤。后来说到写日记。我抓住这点，跟他讲我曾如何从阴郁里走出来，劝他多记生活里的光。那些不快，且让它们像云，飘过就算了。以后翻看，会知道日子不全是暗色，也有细碎的好。

他听着，半信半疑，说：“我怕我做不到。”

我看着他，想说点什么，又觉得什么话都轻。教育有时就是这样无力。夜色沉下来，他的世界还有许多纷扰，我无法替他一一挡开。甚至今晚这些话，也许明天他就忘了。

回家路上，和同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起青少年的心事，脚步沉沉的。凉风吹过，我缩了一下。抬头，夜色正浓，无月，却也清朗。

教育能做什么，我说不好。今晚这一席话，未必改变什么。若他以后想起来，觉得那晚有人听他认真说话，也就够了。

回到家，阳台上昙花开了好几朵，香气满溢。生活有时会忽然给人一点安慰。就像今晚，他回教室时回头那一瞬，眼里一闪而过的微弱的光。

情思缱绻

床前明月光

■赖瑞禹

夜阑人静，躺在床上，难以入眠。

好些杂事在心里绕来绕去，放不下。屋里没开灯，抬望眼，就看见窗外一轮圆月，慢悠悠地在丝丝缕缕的淡云间穿行。忽然脑里浮现起苏轼那三个短句：“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”。我这屋子简陋，哪有什么朱阁绮窗，简简朴朴的，除了小孙女在床头装贴些玲珑纸花，一点胡哨都没有。我本来是个睡得香的憨人，平素子夜这个时候，早就不知“今夕何夕”了。这阵子琐事多，今夜的月光落在跟前，看着格外清亮，像许久没碰面的老朋友。他时不时躲进云里，眨一眨眼，隔一会儿又露出来，淡淡的，凉凉的。月亮看着有情，其实它哪里懂人的心思，谁抬头，谁就能看见他。古时候不少人对着月亮诉说愁绪，想来大都是心里搁着解不开的纠结，才睁着眼，守着这一片月光。

窗外，油蛉、蟋蟀都在欢叫，夜空还有萤火虫打着灯笼一闪一闪地转悠。虫儿们就在月光底下，放声歌唱，翩跹飞舞，自在得很。静静听一会儿，看几眼，心绪也跟着缓下来。原来失眠，也能撞见这般生动的夜色。

古来写诗的人，都爱把月亮写得多情，月儿圆也好，缺也好，仿佛专门照着，顾临着。说到底，是我们把心事寄到月亮身上去了，才有“我寄愁心与明月”，才有“月是故乡明”。今晚这月亮，也探进窗来，落在床沿，抚慰着我。

退休之后揽下作家协会这份事，好多地方都要费心。这阵子，要跟进季度中心任务，办好老作家新书分享会，张罗宣传“美丽乡村”文集，组织会员下沉采风，还要顾及协会里各人不一样的想法。还有一桩难事悬着：民政部门有新规，协会账户要留足数额不小的固定存款，上边没有经费拨下来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我是牵头的，不发愁没道理，要么自己先凑上，要么找相熟的乡贤企业家说说。说了，讨不了准。有的说找他的人多，婉拒了；有的说查查实情再看看。这才感到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是平常交情疏薄。别人自有他的难处；耳边偶尔听到闲话，听过就算；有身边人脾性燎急一点，要多担待些。也时常看见自己的短处：嘴快。办事，心里没底，所以常常跟自己念叨，想做成事情急不得，一步一步来吧。

那月亮挂在天上，虫子夜里鸣叫，凉风一阵一阵吹进来，都不是没来由的。李白当年，也不会平白无故站在月下，吟咏《静夜思》。凡事都有缘故，月亮不会是天上普通的一个星体，虫鸣也就不只是平白的鸣叫。没有亲身尝过的滋味，写家的文字就单薄，人心也亮不起来。

这么一想，也就通透了。一帆风顺原是少见的。主管部门没有理所应当的拨款，企业家也没有一定要出钱的义务，同仁们更不必非要互助。老话讲“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”，“不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”，都是过来人在日子里磨出来的庭训，人情世态本就是这样。想通这些，心里忽而宽松了。难事摆在眼前，急也没用，只能耐住性子慢慢应对。

月亮渐渐移开床前，往别的地方去了。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点舍不得，来得很突然，连自己都觉得意外。四周人家都睡着了，安安静静。心底那一点感触，慢慢漾开来：熬过去才晓得，想要的那份安稳，未必远在天边，有时候念头一动，就播下种子了。人和人之间的牵绊，说不清道不明。自己和自己和解了，眼前也就豁然开朗了。不多久，瞌睡虫上身了。

静悟流年

手机烦恼

■杨茂贵

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长辈到了晚年，物质上的需求其实不多，最难得的是有人陪伴左右，听他们说说话、诉诉苦。可自从今年正月妻子给母亲换了一台智能手机之后，我们一大家子人，却由此生出一桩烦恼。

母亲今年九十四岁了，住在大弟弟家。我们晚辈平日各自忙碌，能陪在她身边的时间很少，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去探望。年纪大了，大弟与弟妹不放心让她独自出大门，平日里母亲只能站在大门内侧，望着门前的小河，河水什么时候涨了，什么时候落了，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漫长的白日与夜晚，无人相伴，独处的时光漫长又枯燥，老人心里总感到孤寂。

四年前，母亲只用一台简单的老人机，功能单一，仅能接打电话。那时她唯一的消遣便是看电视剧。母亲年轻时喜爱看书读小说，满腹书香。可岁月催人老，随着年纪增长，双眼日渐昏花，再也看不大清楚书本上的字迹，读书的爱好便慢慢搁置了。整日闲坐家中，电视成了她唯一的寄托。如今许多影视节目需要付费观看，母亲节俭惯了，总不舍得花钱，便一遍遍循环观看抗战类老剧集，百看不厌。

后来外甥女给她买了一台智能手机，母亲学会了看网络小说，平淡的日子总算多了一点乐趣。去年暑假，妻子又贴心地给她下载了短剧软件，新奇有趣的短视频短剧，很快让母亲入了迷。只是旧手机内存小、运行卡顿、续航不足，看不了多久就会没电，受设备限制，母亲观看的时间有限，并未过度沉迷，我们也未曾过多在意。

今年正月回乡，妻子见母亲日常枯燥无味，旧手机卡，特意给她更换了一台内存更大、运行流畅的新手机，安装了多款短剧软件，耐心地手把手教她操作方法。母亲学得认真，学会之后爱不释手，整日看得津津有味。当时我们都满心欢喜，以为终于帮老人找到了消磨闲暇时光的乐趣，能让她的晚年生活多几分快乐。

这次暑假，我和妻子、孩子回老家看望母亲，妹妹便跟我们诉苦，说母亲成天抱着手机看短剧，常常一看就到天亮，上午到了十一时还不起床。我亲眼所见，有时候她下午也昏睡不醒。长时间颠倒作息，打乱了生物钟，身体受到影响，视力也明显下降。我多次劝她夜里十一时之后不要再看，可母亲却说夜里睡不着，躺在床上无所事事，心里难受。

妻子提议给母亲手机设置定时自动关机，小弟又有顾虑，万一夜里老人身体不舒服要联系我们，自己不会解除定时，反倒耽误事。母亲也坦言，长夜无眠，躺着实在难熬。通宵刷短剧，对身体伤害显而易见，可我们又没有更好的办法，一家人为此左右为难，也为这事烦恼。

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阴天，凉风徐徐。我推着推车推母亲出门散心，一路上，她讲起我们兄弟姐妹小时候一桩桩往事，我静静听她诉说，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。那天晚上，家里人围坐在旁边陪她聊天，母亲一整晚都没有碰手机，夜里睡得还挺早。第二天她还说昨晚睡得格外踏实。

这件事让我恍然大悟，母亲并不是离不开短剧，短剧不过是排解寂寞的替代品。老人最怕的不是物质匮乏，而是内心的孤单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总想着给老人添置物件，却忽略了最朴素的陪伴。再多电子产品，也抵不过坐下来好好听她讲几句话。

于是家里人相互约定，住在附近的晚辈，尽量每天抽空多过去陪陪她；身在远方的，逢年过节有空就回乡探望。物质的给予固然重要，理解与陪伴，才是晚年老人真正需要的慰藉。

心灵驿站

三角梅，向阳开

■乔志兵

世间繁花似锦，我却大多叫不出名字。从前遇到不识的花，总爱拉着人问东问西，如今身处AI时代，只需拿出手机轻轻一拍，问豆包，这是什么？那些关于花的科普，便跃然屏上。

这段时间，不知是生活有意安排，短视频平台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不断地向我推荐它。频频有一种花，出现在我的视野里。既然它如此执着地围绕着我，非要讨一份赞美，那我便欣然接住这份盛情。它，便是我从前唤不出名字，三角梅。

回想每次匆匆路过，虽不知其名，却总被路两边红艳艳的色彩所吸引。它们开得那样肆意，让人的心情跟着明朗起来。如今，那里已成了网红打卡地。我常想象着，爱美的女孩站在桥下，阳光透过花隙洒在脸上，花香与桥影交织，女孩在花丛中笑语盈盈。谁又能不说，这是美好人间最生动的模样呢？

我的同事也是个爱花之人，只是他家在村里的房子间距窄，四层小楼遮挡了阳光，三角梅迟迟不开。他学着我的样子查资料、问AI，终于寻得向阳的楼顶。如今，那花开得极美，成了他每天起床后欣赏的第一道风景，也是他上班闲暇时的谈资。他说，日子本就辛苦，但看着花开满院心里就有了笑意。那些原本过不去的坎，在花香面前似乎都能笑着面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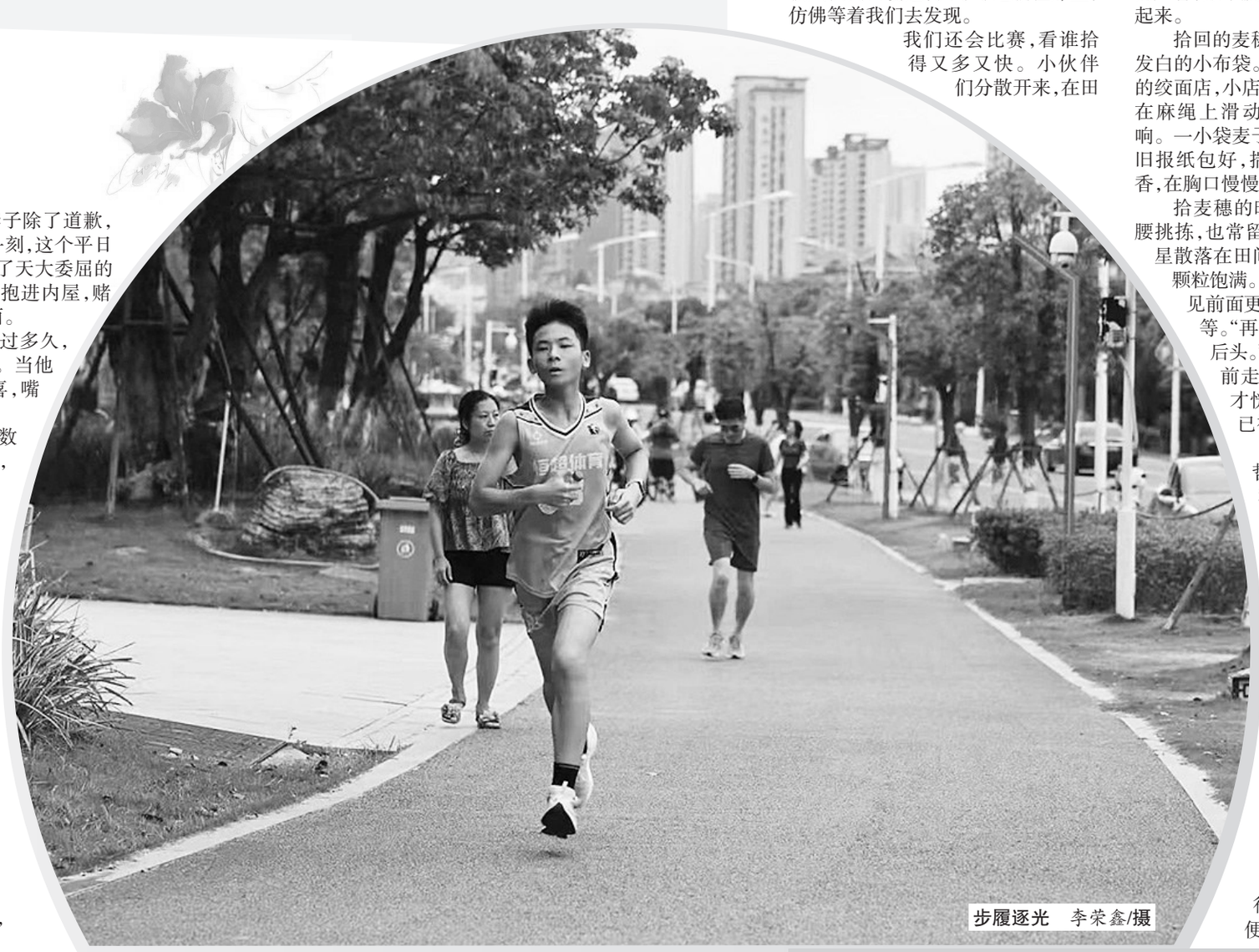
同事告诉我一段关于三角梅的往事。当初他也不知其名，见路边好看便挖了一棵。妻子嫌它只长叶不开花，便自作主张修剪了一番。同事下班回家，看到被剪得光秃秃的枝干，竟摸着花委屈地哭了。他说，自己就这么一点爱好，她竟也不肯成全。妻子除了道歉，不知怎么哄她的“大男孩”。那一刻，这个平日里顶天立地的男人，哭得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大孩子。他甩开妻子的手，将花抱进内屋，赌气地说再也不让她碰自己的东西。

好在妻子懂得他的深情，没过多久，在网上买了好多三角梅来弥补。当他看到那些新花时，瞬间转悲为喜，嘴里喃喃地念着：“宝贝回家了。”

在耳濡目染下，我竟也能如数家珍，道出几种花的名字。这不，远在南方的朋友，她家也有花园，天天在朋友圈里“显摆”她的花园，那得意的模样，真让人想哪天去“偷”几盆回来。我常想，要是手捧几朵花，我走在乡间小路，晚风吹着，发丝间缠绕着花香，小溪潺潺，蝴蝶追逐。生活本不苦，只要心中有诗意；生活本不累，摘一朵三角梅别在耳畔，你便是那最美的风景。

三角梅，竟顺着电线杆一路攀爬，直抵顶端，向阳而生。在风中，它仿佛正对着我笑。我举起手机，将这抹笑意定格，发给了远方的朋友、同事，还有我美丽动人的妻子。

很快，屏幕亮起，他们统一回复我，除了一个个灿烂的笑脸，还有高高竖起的大拇指。



步履逐光　李荣鑫/摄

天南海北

千里赴边城 一桥敬忠魂

■龚凉凉

我自家乡千里北上，跨越大半锦绣山河，奔赴丹东。不为边城山水，不贪市井繁华，只想亲身站在鸭绿江边，踏过英雄出征的断桥，仰望巍巍国门，走进抗美援朝纪念馆。以一场千里奔赴，深情回望那段热血峥嵘的家国过往。

生于温润南方，长于山海泉州，从前只在书本影像中，初识抗美援朝的壮烈史诗。当我真正伫立鸭绿江畔，亲眼看清国境的距离，心底的震撼与动容，才格外真切地沉重。

鸭绿江碧水东流，一线江水划分两国疆土。丹东与朝鲜新义州隔水相依，江面最窄处仅数百米，断桥尽头距对岸国境不过千米。咫尺烟波，便是家国边关；一衣带水，即是山河屏障。站在江岸远眺，对岸屋舍阡陌清晰可见，近得触手可及。这一刻，我终于读懂古人所言“唇亡齿寒”的重量，读懂当年举国出征、保家卫国的深远大义。

七十余载前，战火席卷朝鲜半岛，烽烟直逼丹东国门。强敌压境，山河垂危，若是这道边境防线崩塌，东北大地必遭兵燹，华夏北疆再无宁日。危亡之际，先辈毅然亮剑出征，用一场义无反顾的奔赴，御敌于国门之外，以血肉之躯，护万里河山。

鸭绿江断桥，是镌刻荣光的英雄之路，是岁月丰碑的光辉征途。抗美援朝纪念馆的史料清晰铭记：1950年10月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将士，正是从这座断桥踏江出征，奔赴朝鲜战场，后续大军沿江多点进渡驰援。整整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鏖战，将士们不惧极寒、不畏强敌，以钢铁意志抗衡精良炮火，终击退豺狼、稳住疆土，换得此后山河无恙、国泰民安。

缓步踏上沧桑断桥，江风浩荡穿梁而过，拂过满是弹痕的钢梁。斑驳锈蚀的纹路里，藏着炮火纷飞的记忆；拦腰断裂的桥身中，定格着舍生取义的悲壮。桥畔两边，一尊尊英雄雕像静静伫立，这些伴随我成长、见于银幕书卷的英雄身影，此刻庄严肃穆，直抵人心。

断桥上，五星红旗猎猎舒展，各军团番号战旗迎风翻卷。《冰雪长津湖》的极寒坚守、《上甘岭》的坑道血战、《奇袭白虎团》的果敢冲锋，一幕幕峥嵘画面在脑海翻涌。我深深知晓，我们今日闽南故土的安宁、举国万家的烟火顺遂，从来不是理所当然。是无数先烈告别故土、奔赴边疆，以性命赴家国，以热血换太平，为后世撑起了岁岁安稳的盛世人间。

门，是山河安宁的永恒守望。断桥是昔日出征的热血征途，承载着以身许国的赤诚；国门是今朝守疆的巍峨壁垒，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山河。一桥忆峥嵘，一门护千秋，一旧一新之间，是山河更迭，亦是初心永存。

走进抗美援朝纪念馆，岁月的画卷徐徐展开，最让我动容的，莫过于上甘岭战役中“一个苹果”的暖心壮举。

在志愿军极度缺水的生死绝境里，志愿军135团5连一名年轻运输兵，冒着枪林弹雨冲破封锁，拼死带回了唯一的一个苹果。但小小一个苹果，在昏暗潮湿的坑道里缓缓传递，途经连长、步话员、重伤员、轻伤员、司令员、通信员、卫生员八位将士。人人饱受干渴煎熬，却人人谦让无私，无人独享甘甜。一轮传递完毕，苹果依旧完好如初，轻轻落回连长手中。最终，连长带头咬下小小一口，这枚盛满战友情谊与家国大义的苹果，在坑道中辗转两轮，才被众人温柔分食殆尽。

一果藏赤诚，寸心映山河。绝境之中，战友同心、生死相依的纯粹大义，胜过世间所有繁华甘甜，也让我读懂了志愿军百战不败的精神根基。

此次，我跨越山海的奔赴，终让历史走出书本、让信仰照进心底。盛世无恙，山河安宁，所有岁月静好，皆为先烈热血铸就。山河不忘，我辈永怀。

岁月悠悠

拾麦穗

■郭芳读

20世纪70年代，农村还是生产队时代。每年夏收时节，是农民最忙碌的时候。麦收结束，大片麦田里总会散落下一点点饱满的麦穗。大人们忙着后续耕种，或是晾晒整理刚收下的麦子。

那时候我在读小学，学校会放“农忙假”，我便跟着去田里拾麦穗。孩子们拾到的麦穗不用交公，既能给家里增添一点微薄收入，也可以等麦粒晒干后，拿去换些面条，做成色香味俱佳的“花蛤青菜面汤”，改善家里的伙食。

清晨，阳光温柔地洒向大地，空气里飘着清新的泥土气息与淡淡的麦香。我和小伙伴们背着小小的竹篮，蹦蹦跳跳奔向田野。我们弯下腰，眼睛紧紧贴着地面，仔细搜寻遗落的麦穗，轻轻地放进竹篮。有的麦穗半掩在土块后面，像在和我们捉迷藏；有的被风吹到田埂边，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仿佛等着我们去发现。

我们还会比赛，看谁拾得又多又快。小伙伴们分散开来，在田野里穿梭，如同一群勤劳的小蜜蜂。我小心地拾起每一根麦穗，轻轻地抖掉上面的泥土，整齐地码在竹篮里。偶尔遇见一穗格外壮实的麦穗，饱满的麦粒就像大自然馈赠的礼物。我会兴奋地举起来展示给伙伴们，惹得大家投来羡慕的眼光。

到了中午，烈日炙烤着大地，汗珠爬满我们的额头。可看着竹篮里越积越多的麦穗，我的心里满是成就感。我们跑到田边大树下乘凉，互相说起拾麦穗时遇到的趣事，微风拂过，撩动着我们的头发与衣角。

夕阳把天空染成橙红，晚风掠过空旷田野，送来阵阵麦香。我们背上竹篮，踩着余晖拉出的长长影子，踏过田埂松软的泥土，慢慢往家走。竹篮里的麦穗在暮色里泛着微光，那是汗水换来的沉甸甸的喜悦。远处村庄升起袅袅炊烟，隐约传来母亲唤人回家的声音，原本疲惫的脚步，不由得轻快起来。

拾回的麦穗脱粒、晒干，装进洗得发白的小布袋。我提着袋子走到村里的绞面店，小店老板提起老杆秤，秤砣在麻绳上滑动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。一小袋麦子，换来一大把面条，用旧报纸包好，揣进怀里，温热混着麦香，在胸口慢慢散开。

拾麦穗的时候，我常在田垄间弯腰挑拣，也常留下遗憾。金黄麦穗零星散落在田间，有的已经干瘪，有的颗粒饱满。我捡起一穗，转头又看见前面更大的，便想着再耐心等等。“再往前走走，好东西都在后头。”我心里默念着，可越往前走，好麦穗越少，到最后才恍然，最饱满的麦穗早已被我错过了。

这让我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“麦穗原理”：人生就像这片只能一路向前的麦田，我们只能凭着有限的信息做出一次选择。过早下定论，容易错过更好的；一味犹豫观望，最后可能两手空空。真正的智慧，不是非要找到整片麦田里最大的那一穗，而是在恰当的时机，抓住眼前足够好的那一个。

弯腰拾穗的经历让我懂得：有些东西，一旦错过就不再回来；很多选择，当下遇见的，便是最好。